

過

庭

錄

過庭錄卷十二

漢高帝困辱賈人

漢書高祖紀問豨

陳豨

將皆賈人

史記

之矣乃多

語林

之矣乃多

辨異

之矣乃多

之矣乃多

之矣乃多

之矣乃多

之矣乃多

之矣乃多

之矣乃多

之矣乃多

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按此高祖深知賈人之爲害故令賈人不得依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意在變風俗非以別流品也苟子榮辱篇云有賈盜之勇者以賈與盜並稱則儒者之賤賈人也久矣

清廟之守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隋經籍志亦作清廟之守

按守疑官字之誤

按呂氏春秋當染篇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

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魯謂郊廟禮而王使角往則正是清廟之官藝文志墨家有尹佚二篇佚卽史佚角蓋佚之後

輸之司空

賈誼傳輸之司寇編之徒官注師古曰司寇掌刑罰之官按漢哀帝時始置司寇見哀帝紀則誼時無此官司寇當作司空傳寫之誤下司寇小吏寇字亦空字之誤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注如淳曰律司空官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此可證本傳司寇之誤竇嬰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

不讎刻繫都司空此都司空主罪人也杜周傳補軍司

空注蘇林曰主獄官也說文獄司空也从狀臣聲復說

獄司空

按復說二字有訛脫蓋取獄司空以證司空之訓

應劭漢官儀曰綏和

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

官有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則有都司空有軍司

空有獄司空則凡名司空皆主獄事賈子新書階級篇

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

按此寇字亦當作空

牢正徒長小吏罵

詈而榜笞之則新書亦作空

功無原

王莽傳功亡原者賞不限按釋言原再也猶言功無與
二也

幼寤聖君

敘傳下萬石溫溫幼寤聖君注鄧展曰爾雅寤遯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遯遇之也非謂寤也按今爾雅釋詁遘遯遇遯也遘逢遇遯見也蓋鄧氏所據爾雅遯字作寤詩東門之池可與晤歌毛傳云晤遇也古晤寤字通詩寤辟有標說文日部引作晤辟有標可與晤言列女傳二卷引作可與寤言則毛公時爾雅遯亦作寤也寤亦與遯通遯說文作悟遯也史記鄭世家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卽左傳所云莊公寤生驚姜氏蓋謂逆生故云生之難也此正謂萬石幼遇高祖耳不必言

寤寤也釋言迺寤也郭注云相干寤音義迺五故反孫
本吾字作午吾補反寤五故反桉莊子達生篇音義引
爾雅云迺忤也郭注云謂干觸經與注並異今爾雅知
當時本有不同故陸氏兩音互異釋言之迺可作迺則
無疑於釋詁之迺亦可作寤迺迺并隸書之俗字故
經典多作寤字與晤字也

四始五際

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陳消災之術中曰四始之缺五
際之瓦桉顗言四始五際並本齊詩章懷以毛學解四
始者誤

漢代淳屠黃老爲一家

後漢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注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按此數語佛道已盡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又襄楷傳延熹九年

楷自家詣闕上疏末云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注浮

屠卽佛陀但聲轉耳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

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

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

晒之注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

其守一如此今陛

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

欲如黃老乎又三國魏志烏丸鮮卑傳注引魏略曰臨

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脣頭

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蛤赤

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

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闇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敍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據此則佛入中國與黃老爲一家恭讀御纂子史精華詳列佛書與老莊列子相出入者顯然明白故錄其所由焉

蒼梧桂陽不能用馬車

後漢楊璇傳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骨

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置
馬數十乘目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
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
不得視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賊衆波駭破散
拔蒼梧桂陽之地至今山路崎嶇不能行馬車識此存
疑

韜任朱離

後漢陳禪傳尙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
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召南韜任朱離注小
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辭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
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周禮鞮鞞氏掌四夷之樂鄭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按忠奏言韎任朱離正釋以南之義而非詩辭注說非也

元黃變色

後漢文苑傳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變色馬鹿異形乎章懷引史記趙高指鹿爲馬事元黃句無注禮器記或素或青鄭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爲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咸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正義曰鄭云胡亥旣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按此事他書皆不見康成注禮與崔琦所

言同自必有本矣

文選西征賦野蕪變而成臘苑鹿化爲馬東蒲爲臘二世不覺則又有東蒲爲臘事

盤古爲國名 榮瓠爲盤古之譌

廣雅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歲分爲十紀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續漢書律志載蔡邕議引元命包乾鑿度與廣雅同史記索隱三皇紀稱圖緯所載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則漢魏時無盤古氏之說惟任昉述異記云吳楚閒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又云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

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隋唐志俱不載任昉述異記

四庫目錄以爲

半真半僞之書當是宋集舊說而成按此則以盤古爲陰陽之始見於異記而荒誕無據今湖南猺人多有盤姓自云盤古

之後又凡有苗猺處多有盤古廟則所云盤古國人皆

以盤爲姓及桂林盤古廟其說自可信盤古自爲南方荒遠之國爲蠻夷之祖謂之南海者海之言晦不必在

海中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楚都亦去海甚遠

後漢書南蠻傳云昔高辛

氏有犬戎之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

頭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

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

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女聞之

以爲帝王下令不可違信固請行帝不得已以女配槃
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迹
不至章懷注曰今辰州府瀘溪縣有武山黃閔武陵記
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
牀槃瓠行迹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望石室如三閒
屋遙見一石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按今山谷
間異石每有人物鳥獸之形所謂槃瓠象者定由傅會
南蠻傳又云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
自相夫妻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
班蘭言語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
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章懷注引干寶晉紀曰武

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通典駁槃瓠之說曰按黃金周以前爲斤秦以二十兩爲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爰自周名氏畊皆以爲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羅泌路史以南蠻傳之語本風俗通桉今存十卷之風俗通已非完書並無此語仲遠俗儒書多俗說亦不可信更恐羅泌依託之辭蓋盤古樂瓠聲相近當時鄙棄蠻夷故相傳以槃瓠爲畜吳楚閒多蠻夷欲自尊大遂以盤古爲天地萬物之祖二者皆不可信要之槃瓠卽盤古之譌南海之一國是蠻夷之先祖當不外乎人類也

路史有混沌氏在天皇之前其注云卽代所謂盤古也

則盤古在天皇前始於路史然猶未顯然列盤古之號
按史記索隱本河圖及三五厯爲三皇紀其渾沌氏在
人皇以後其前尙有五龍燧人等十代不得如羅氏所
云

沈佺期自樂昌郡入郴州詩云茲山界夷夏天險橫寥
廓太史漏登探文命限開鑿北流自南瀉羣峰回衆壑
又云崖畱盤古樹澗蓄神農藥按唐人言盤古僅見此
詩然自樂昌入郴正廣東湖南界接皆羣搖所居所謂
盤古國與盤古氏墓皆在此故有崖畱盤古樹之句又
帝王世紀言神農崩葬長沙今傳神農陵在茶陵酃縣
間地亦與郴近故云澗蓄神農藥也御覽七十六卷引徐整三五厯紀日

漢淳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起有神靈人十三頭號曰天皇有神聖人十二頭號曰地皇有神聖人九頭號曰人皇天皇地皇人皇爲太古按徐整亦本圖緯以開闢起天皇又見一書引徐整三五歷議云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日長一丈云云語極荒誕依託僞造之辭也

諸葛稱葛氏

蜀志後主傳注引魏略曰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政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吳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又蜀志諸葛瞻傳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氏之所爲也

單複

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今與相對當有單複又周鯈傳鯈表中曰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按單複言有表裏掩其情寔也

史書

吳志丁奉傳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
校吏書當作史書漢書元帝傳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
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後漢書和熹鄧
皇后紀六歲能史書注史書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
篆十五篇也前書曰敎學童之書也不能史書猶言不

識字

陳壽

魏書毛脩之傳崔浩言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爲管簣之亞兀不亦過

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旣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劙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激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以浩言爲然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答魏收論起元事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甯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按此二說皆先爲承祚辨誣紛如之喙可以息矣

後年卽明年

晉書杜預傳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中云若當待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按後年謂後一年卽明年也與今以明年之後一年爲後年者異預傳又言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按所言來冬謂當年之冬其時冬未來先言之卽謂之來冬也預傳又言預旬月之中又上表云云按旬月當作旬日

隋書多俗字

繖字作傘鞚字作鞶見隋書禮儀志人蔑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劉晏鹽利

文獻通考征榷云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法
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
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朝元祐閒淮鹽與
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
興末年以來泰州海陵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
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翔鳳按
新唐書食貨志言晏始至鹽利纔四十萬緡大曆末六
百餘萬緡者謂晏代第五琦爲鹽鐵鑄錢使其所統在
汴滑唐蔡以東食海鹽之地故楊子院卽楊州府治通
鑑明言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云云舊新唐書
敘吳事不

及通鑑
之詳審

則大曆末增至六百萬緡亦僅指江淮之鹽馬

端臨以爲舉天下之數已謬食貨志又言順宗時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糴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又李巽傳言自劉晏後賦人殷耗巽莅職一年校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當作增至一千
入百八十萬緡巽薦程异爲楊子留後計校增於巽時唐時已有三倍晏時者不必以疑宋時也

道學

宋史道學傳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無一民

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
自而立哉又云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
焉朱子戊申封事云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
乎其閒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
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
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
閒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
已又宋史林栗傳栗出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
爲本部郎官熹旣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
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腳疾請告栗遂論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

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厯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逆索高價門生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鳳闕然後入門旣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平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旣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辨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深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

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刱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始知喫茶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擢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按此則道學之名爲君子所不居乃當時小人立此名以排擯君子凡在排擯之列者皆

得入之道學宋史傳道學猶後漢書之傳黨錮也元史
效之失其旨矣

閒嘗流覽前史士大夫以名節相尚以議論爲高者以
東漢南北宋及明爲最盛故其君子小人之辨最明而
方其互爲消長則黨禁疊出故東京黨錮之傳北宋有
黨人之碑南宋有僞學之禁葉適上封事云士大夫以
稍務絜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又云林栗襄
鄭丙陳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則是鄭丙等立道學之
名以攻朱子韓侂胄用事又以道學非惡名乃謂之僞
學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九人以趙汝愚爲首皆一
時正人此道學之名之所由來也宋史道學傳以二程

受業周氏朱子得程氏正傳以周程張邵列道學之首
篇而朱子繼之凡程朱門人各以類從傳稱舊史列邵
雍於隱逸未當桉邵氏得李之才所傳河洛先天之說
著皇極經世之書其說出於陳搏搏在隱逸則邵宜類
附朱子晦庵文集答王子合今康節說伏羲八卦乾南
坤北文王重易更定此位大概近於傅會穿鑿當審之
則邵氏之說朱已有疑詞明道程子謂皇極一書要之
不可以治天下則亦不甚服自不當與朱程同傳也周
子太極圖說首言無極而太極按繫辭言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馬融以太極爲北辰鄭注極中之道謂和未分
之道也是極卽是中和太極卽中庸所謂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是也馬氏注大衍之數五十其一不用者謂北
辰居中不動以其不用故太極卽無極故王弼注易云
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无稱之稱不
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是太極不可謂
之有故必明無極而後知太極故黃震云周子所謂无
極者實則陰陽互根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別爲一
圖名無極也此與易古注相通矣周書命訓曰通道通
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極亦訓中非
老子始言无極也韓愈云道與德爲虛位按韓氏闢老
子貴道德而賤仁義之說故曰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
有吉而道德爲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實不同儒

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爲君子之道而德爲吉德老子
舍仁義而居之則道爲小人之道而德爲凶德耳其說
之精當未有過於虛位之說也程子非之蓋出於門人
之誤錄自孔孟之後異端紛擾惟董仲舒獨言正誼明
道韓氏後爲原道學者始知道學爲正宗至濂洛數子
窮極性命發揮義理講明切究以歸實用朱子搜輯二
程遺書而後洛學大備按程子易傳不用河洛先天之
說作春秋傳謂周正月非春皆合漢儒至其辨天理人
欲之分最爲學問八門要路學者守此可以不流於釋
氏朱子畢生之學皆在四書而於大學改定前後如古
本以誠意爲知本故先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專

壹卽誠也又言正心則云身有忿懥云云知誠意正心皆脩身以內之事而天下國家之本皆在脩身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合之中庸孟子之義無不合後人於大學章句多有異議又朱子詩集傳以鄭衛爲淫奔之詩不信子夏序後人亦多改正要之朱子之學自足繼往開來非他儒所能及其小小異同正可與舊說並存也同時有陸象山與朱子立異至以學問思辨者過於自暴棄之人則並駁中庸又以集義爲邪說誣民則攻及孟子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又云今之講學者爲空言以滋僞習夫曰邪曰僞與陳賈輩之誣道學者何異又謂編論語者亦有病尤爲

師心自用輕侮聖言豈能與朱子同日而語乎而王陽明之流猶欲調停朱陸之間創爲晚年之論固不必考求年月而可斷其傳會者也

過庭錄卷十三

鬻子

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按後世說鬻子者不知大道故列於小說

史記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時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

丹陽

注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

按此注非也說見前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按史記言鬻熊子事文王者謂鬻熊之子以早卒故名遂不著自

校說文鬻从鬻米聲隸省作鬻

鬻熊至熊繹已五世爲元孫而與伯禽呂伋同事成王則鬻熊在文王時年過艾耆故爲周師自文王以下三世皆從問道賈子新書脩政語下篇云周成王年二十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弼子之家其時鬻熊已有百歲卽禮記問百年者就見之也鬻熊老不能就封其後熊麗熊狂當又卒故成王以封熊繹猶伯禽封魯也鬻子書已不傳今傳逢行珪注鬻子乃是僞書惟新書脩政語二篇當采自鬻子凡文王以下問者皆在下篇其上篇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之言皆鬻子所述以告文王以下者也道家之言皆託始黃帝故七略列於道家而以爲人君南面之術固治天

下之書也

漢人言黃老知老子亦出黃帝

列子大瑞篇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又力命篇鬻熊語文王曰

張湛注鬻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

非所損按此引鬻子在脩政語之外

老子

老子著書以明黃帝自然之治卽禮運篇所謂大道之行故先道德而後仁義孔子定六經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卽禮運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故申明仁義禮知以救斯世故黃老之學與孔子之傳相爲表裏者也老子稱經始漢以前班固蓺文志道家云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

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又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厯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去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此見老子之言皆人君南面之道論語稱爲政以德又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又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皆同於老氏之指其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卽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謂非眞絕去禮

學仁義如後世道家之言也

道可道非常道樸道者人之所由也常道者不可變易所謂民之秉夷也不可變易之道命乎天率乎性而不可須臾離是之謂常道中庸記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注云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是知常道卽達道也五常之道實生於天地之始非人之所設故曰命曰性性命之精藏於無而見於有原其始而要其終天下由之百姓由之而莫窮乎道之量是之謂不可道中庸記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未發之中卽天命之性所謂仁義禮知信也中節之和卽率性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道爲最初之道唯聖人能知之使別爲一說而求異焉斯爲小道可得而知其量者烏可以爲常道乎

名可名非常名按名者文字之始也所謂脩道之教也道必有所託而傳故聖人以造文字爲急黃帝正名百物命其史倉頡造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言必也正名亦明黃帝之法文字造而歸藏出漢許慎得正名之傳爲說文解字始一終亥一者道生一也道有常道

必繼之以正名而名有常名一生二二生三而指事之法具在三生萬物而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之法不窮謂之六書皆不可變之名也其終亥之義則歸藏之說也歸藏首坤坤之氣在亥乾之氣在巳巳亥之衝乾之通坤也乾位在戌亥之間坤位在未申之間合亥卯未而藏乙乙者坤之所消也合寅午戌而藏甲甲者乾之所盈也午未之合坤之包乾也由是推之而坤乾之義皆見凡干支生死消息盈虛之數皆存乎歸藏故歸藏爲黃帝易也文字之究不出乎一至十之數與十二子總爲三十二名而中和天地萬物之道聖人得以言之學者得而傳之而教立矣然正名之法亦本乎

自然故黃帝之先雖未有文字文字已與道俱立至是而發其秘藏百世以來文字日變而莫外乎三十二名故曰常名若舍六書之故而鄉壁虛造不信於當時無傳於後世是名可名者非常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按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曰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則名卽字也禮祭法記黃帝正名百物卽黃帝史倉頡作字蓋有字而後有道之名無名者未有文字之前也說文解字曰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卽無名天地之始也字始一終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坤爲母爲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云萬物之母此首

坤之義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生而靜謂常無欲所謂無欲故靜感於物而動謂常有欲又曰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又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累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此言妙者性之微妙與微者欲之究極充其欲者極其所

至所謂窮人欲者也列子天瑞篇曰死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張湛注曰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此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謂無欲者不死有欲者有死極死生之際以見道德之精故曰觀其微也苟能觀其性於動靜死生之際平其欲以得好惡之中使反躬而復性故性本於天則無欲性感於物爲有欲無欲有欲兩者卽一性之動靜故曰同出而異名易乾爲性坤爲欲故首言欲以明首坤之義周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張編脩述虞義曰龍謂坤盡兼乾陽故曰龍野戊亥之間乾坤交位也乾象既盈坤道至盛陽功既訖當反入坤中出震牝乾坤德

乃備故上象龍戰也說卦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注云
薄入也坤十月卦乾消剥入坤謂此也震爲元黃坎爲
血坎者坤之精乾未成震則血而已具有震氣天地合
居故元黃也此同出而異名謂性本於天有動靜而爲
無欲有欲之異名知有欲之有究極而後知無欲之存
於微眇反其所從出之始卽反入坤中出震牝乾蓋乾
元坤元同出於一元指震之初震爲元故曰同謂之元
也同謂之元同者合也謂元能合常道常名以究天地
之始與萬物之母合無欲有欲之異名而尋其所同出
則非元無以得之故揚雄曰元者聘天下之合而連之
者也天下之合常道常名也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按易繫辭下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蓋坤象旣立而後乾入坤出震之道乃見元者天德必入坤出震元德乃見故周易於坤上六乃有元黃之名入而後出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卽繫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以坤成乾之性乾元常存道義出焉乾爲道門坤爲義門道義爲衆妙所存故曰衆妙之門也又按孔子以坤乾之義贊周易故曰元聖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元聖素王之學也於易爲元聖於春秋爲素王典引先命元聖使繼學立制善曰元聖孔子也又引春秋孔濶圖曰元正制命帝如行也是歸藏之道卽元聖之道也漢儒揚

雄述太元首中準中孚次周準復中孚坤十月之弟六
候也歸藏雖曰首坤不必如周易必以乾之卦畫居前
太元中之二八言元黃五六言日月坎離之戰元黃之
合周易坤之象於中見之故卦氣起中孚卽首坤之義
其義則備於太元凡孟喜京房揚雄之學皆歸藏之學
雄所謂元本於老子非雄自創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按乾始能以美利天下又元者善之長也歸藏首坤所
云美在其中又云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
又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此陰凝乾元美善不見之家
有善卽有惡有善卽有不善故自然之道在混混然得

其生初之靜而自安於人倫日用之間論語言治民之道曰興於詩養其性情也立於禮正其身體法度也成於樂使其氣和平也而繼之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使知之則皆知矣不使知則直道自在故邪說紛爭由美與惡善與不善之太明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梭人有知覺運動則有矣反於天之命則無矣求道也甚難得之也甚易有不求於無則不能生難不歸於易則不能成故能合於生成之道而性情各遂矣

長短相形高下相傾梭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

長短高下之勢粲然具在相形者其分相傾者其儀文
之別也

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
之樂惟和平者始得至而民之長幼尊卑各循其前後
而不亂此卽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次序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按聖人謂黃帝也
老子述黃帝之道故曰黃老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爲黃帝後亦
黃帝之道也聖人之事泯乎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
前後之境故能處無爲之事聖人之教立乎相生相成
相形相傾相和相隨之先故能行不言之教所謂先知

先覺者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孔子得坤乾之後述黃帝之易而行不言之教矣

萬物作焉而不辭橫作始也辭與治同說文解字辭治也从箇箇猶理辜也箇理也所謂治者理其亂也萬物之始有善無惡則不能亂故不治也又不辭者受之也萬物之生皆在於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之謂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按自然而生自然而爲則所生無窮所爲者大有之卽不能有恃之卽不可恃以致失自然之道惟不有則長有其生不恃則無阻其爲堯之欽

若昊天舜命禹平水土皆爲萬世法而無自私之意所謂不有不恃者也

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按天命所在卽居之天祿永終則去之有其去是以不居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不與卽不居之謂舜禹之功至今不衰卽不去之謂也

余卅年前欲爲老子說義草
初未成姑錄於此以俟卒業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接賢多也難得之貨者少也可欲者接多少之數也

道沖而用之桉說文解字引老子沖作虛

若帝之先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不如守中按帝

之先初也天地之間二五也乾二五之坤坤受之如橐之受籥守中卽用中六十四卦以坎離爲大用謂乾坤交也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縵縵若存用之不勤按此六句列子引作黃帝之書可見老子所述爲黃帝歸藏之易谷以受水坤爲地水之所流故曰谷神神从厃厃字从《《卽坤之古字黃帝始造文字六書之義皆出歸藏谷神卽元牝坤爲牝乾坤合爲易之門歸藏以坤包乾故曰元牝之門天地根卽乾元爲坤所凝卽復初也坤爲柄柄卽根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按白虎通義曰黃帝有天下號曰自

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此云百姓皆謂我自然正述
黃帝之語下文云希言自然又申自然之義曰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卽宏大道德之謂也
他書作有熊形近而誤且有熊無宏大道德之義又列
子記黃帝遊華胥氏之國屢言自然而巳故知自然爲
黃帝有天下之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按此同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之義五千言屢言聖人則尊聖者至非眞言絕聖
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桺佳兵當是作兵大戴禮用兵篇
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又公曰豈尤作兵與子曰否豈

尤庶人之貪者何器之能作此作兵之證或以佳爲佳
古字通惟篆字佳與作相近與佳遠不當作佳

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按此言世風之日漓也
道德仁義遞降而以禮治民三千三百皆所以約束整
齊其民由忠信之既薄而禮爲治國之首亂治也老子
言禮故孔子問禮

道生一按一者文字之始也道生一故老子先言道卽
言名名卽文字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按此卽黃帝獨宏大道德故號自然之意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卽得其母以知其子按母坤也

子乾元也坤體立而乾元凝故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按坤爲吝嗇

婦人以爲春酉

墨子天志下大夫

按當爲大夫

以爲僕圉

舊作圉
畢或圉

胥靡婦人

以爲春酉畢校云說文酉繹酒也禮有大酉掌酒官也
未詳婦人爲酉之義翔鳳謂呂氏春秋精通篇云臣之
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
此言春酉者或爲春或爲酒也

貞蟲

非樂上蜚鳥貞蟲桉貞通征此言蜚鳥貞蟲卽三朝所

謂蜚征也

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

韓非子二炳篇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黃堯圃言伊家所藏宋本韓子首子作子首當是易牙蒸其子何必首子也翔鳳按宋本誤也墨子節葬篇昔越之東有軻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列子湯問篇亦有此語

又魯問篇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按此則易牙以蠻夷之俗事其君作首子者是又漢書元后傳羌胡尙殺首子以盜賜正世顏注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又後漢書南蠻傳交趾其西有啖人國生

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按此並言首子皆本韓非

商人服象

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高注象歌名周公

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韶濩武象之樂注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文選上林賦注同其說當本古樂篇所謂南人如論語南人有言謂南蠻之人也秦象郡在海南蓋取此則此文商人當作南人江南當作海南詩以雅以南毛傳南夷之樂曰南左傳舞象箚南籥並指

此三象也

子姪

呂氏春秋疑似篇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桉子姪當作子姪漢人尙無言子姪者何況於呂史記武安侯傳跪起如子姪漢書作子姓知史記姪字亦誤

大戴禮記

讀孔檢討補注本

王言 案王字當依舊本作主

篇中並同

伊尹從湯言素王

及九主之事筦子有七主七臣淮南有主術皆主言之類也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聞當依宋本作閒釋詁之言閒也言者可以得閒故云惟士大夫之言之聞也宋

本自不誤下云得夫子之間也難卽此間也

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 距當爲矩

烈同製

句謂制

圓

句

股割圓之法本此 攻工記凡行奠水磐折以參伍是畫井行水

以溝洫不能正方當以折矩算之故有矩句之名十乘篇云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其法皆起句烈當別以書明之

帝繫及產象敖 稱象敖則敖是其號象封有庫在楚地杜預云不成君無謚號楚人謂之敖豈象無謚號故以象敖稱之歟

誥志星辰不孛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引作孛則孛勃本通宋本作勃亦不誤勃若勃然變色凡星辰變行皆

謂之寧

海不運 運通暉淮南覽冥月運闕正作運魯語展禽
曰今茲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月運而風故運爲
海之災也補注以運爲改道海無改道之理曲禮保章氏音義運
本又作暉又作暉音同

管子識誤 過庭錄卷十四

長洲宋細

牧民 第一 母曰不同國 按國當是邦字與從內

改之

形勢 第二 抱蜀不言 按影宋本附音蜀音猶猶字顯然獨字之譌說詳後形勢解抱蜀者祠器也句下

故曰伐矜好專 按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猶古語也劉續以故曰爲衍字非

道往者其人莫來

宋本作往道來者其人莫往

宋本道之所

設身之化也 按宋本是也道往者其人莫往亦與道

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

體劉績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訛字

莫知其釋之

宋本作澤

按澤卽釋可通用後人不知妄改

其功逆天者天違

宋本作圖

之天之所違

宋本作圖

按易繫

辭上音義範圍鄭云範法也馬王肅作犯違張云犯

違猶裁成是圖違古通用則宋本管子圖字尙存古

字後人意改作違反失其舊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

宋本作往

矣按宋本是

權脩臺榭劉績本第三

作謝

廣也臺榭

同上

廣按說文無榭字

假謝爲之是也

臣有殺

宋本作弑

其君子有殺

同上

其父

朝廷

宋本作庭後朝廷字並同

不肅

按庭廷通

上好詐謀聞欺臣下

按當作臣下聞欺欺與謀韻

立政

兵主不足畏

宋本作威

草木不殖

宋本成作得

筦藏於

宋本作篇於字並同

里尉

鄉師以著

宋本作著

於士師

然後

宋本作全書並同

可以布憲

將軍大夫以朝官吏

按將軍大夫是大夫爲將軍乃

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秉馬第五

非於太

宋本作大

山之下

按文義作大是

繚纏

宋本作纏

得入焉

按廣雅繚索也作纏者非

其貨一穀籠

劉本作寵並有注云寵音寵

爲十籃

則視貨

宋本作貸離之實

版法第七罰罪宥

劉本作有過以懲之

按版法解亦作有作宥

非也

象法

宋本作地

無親 按作地是

幼官第八

夜虛守靜

按夜虛守靜卽老子所謂致虛極守

靜篤也管子同老義夜當作致後幼官圖並作處虛
守靜處古作処與夜致字並形近而訛管子此篇前

後錯亂讀者無從是正矣

藏溫濡

宋本作儒

按說文儒柔也則溫儒猶溫柔與濡義

相近

七宋本作十劉績官飾勝備威

富貴宋本作貧之終五 案宋本是

勸勉以選宋本作遷眾

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
三卯同事九和時節 案此卯字葆琛先生以爲皆

西字之訛古西爲卯與卯相近且涉上文三卯而誤

聽於鈔 案鈔疑作眇

第五輔臣不殺宋本作弑君

以上詔君上 案詔音滔過也

宙合第十一 民之興善也如此宋本作化 案作化是

訕信涅濡宋本作賢用賢本同 案儒義同濡

脩業不息版 案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此言脩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爲篇卷以今證古也

十二 摄言第
無傳宋本 作疇類 案疇傳字通

賢大夫不恃宗至宋本 作室 案當依宋本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案能而音義並同後人讀此而字爲能遂改定爲能字而仍存而字舊文管子此例甚多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案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此曰畏事不敢事畏言不敢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而如義同

八觀第十三

鄉母長游

校長游謂田畯之屬郊特牲饗農

乃郵表曠鄭注農田畯也郵表曠謂田畯所以督約

百姓於井閒之處詩云爲下國曠郵今毛詩作綈旒

旒通旂亦通游詩正義云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

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
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

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並以其旗

致民取其垂故謂之游其長稱長游

漢有游徼官當是

以此

故也田畯亦農民之長於井閒設旗以趣民耕耨故

云郵表曠郵游字通正義云郵謂民之郵舍非也

里無土舍時無會同 楼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

射也

法禁第十四

遁上而遁民者 按廣雅遁欺也賈子過秦史

記酷吏傳並云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遁亦作遯

淮南脩務不可遯以狀高注遯欺也

靜而安

宋本作治

重令第十五

故禁不行

宋本作勝於親貴

然則先生

宋本作王將若之何

法法第十六

制軒冕所

宋本作足

以著貴賤

按所與足古字通

用蓋古字多以足爲所也說見弟子職篇

務

宋本作矜

物之人

大匡第十八

其及

宋本作反

豈不足以圖我哉

按宋本有注云

召忽雖不得衆若反獨能圖我按宋本反字當是友
字之訛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摠正釋此意
同甲十萬 按同合也攷工記合甲壽三百年合甲十
萬則他兵之脩可知已

凡仕者近宮

宋本作公

出欲通 按出當是士字下以貴人士耕者並稱卽覆
述此文

小匡第十二 畏除其顚旄 按國語作班序顚毛班列也謂
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畏除與序並聲之
轉糞除當讀爲班序旄與毛通

耒耜穀宋本作耜芟 按說文耜从木作耜穀當依宋本作

穀穀卽國語芟字芟大鎌从耒作穀異文芟與耞聲之轉國語言耞芟此言穀芟倒互其文也耞說文作枷穀字書無當以芟爲正字

其秀才

劉本
宋本
作賢

聰明質

宋本
作賢

季勞處魯 按季勞卽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𠀤故誤爲勞

徐開封處衛 按開封卽下文開方方與封聲之轉

使貢絲於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按國語作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城於周反胙於絳嶽

濱諸侯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誤惟小匡一篇首尾完善似勝國語濱水厓獄不得言濱此漢人整齊國語之文遂效上文海濱作獄濱今定獄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嶽反歸也猶言歸胙於齊侯卽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以太嶽訓隆嶽是也國語反胙於絳賈唐紛紛之說並非也四嶽於古爲方伯於成周言隆嶽者言天子以桓公爲方伯矣

騎寇始服注北狄以騎爲寇按此知騎戰春秋時已有然非中上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狃爲也

渠門赤旂 按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
若今牙門也按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攷
工記車人鄭司農注渠謂車轄所謂牙渠門卽轄門
穀梁昭八年傳置旗以爲轄門范甯注轄門卽轄門
其轄表門也有轄必有渠故轄門亦爲渠門桓受天
子賞不以旂而置交龍之旂也

人君唯優宋本作僂與不敏爲不可優宋本作僂則亾衆不敏不及事 按僂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
不附之故曰僂則亾衆也注家疑僂爲優字之誤遂
以僂隨不斷釋之宋本注申僂字亦作僂後改管子竟改爲僂
夫委隨不斷與不敏無異

勦言第

二十三 均分以鈞

宋本作鈞

天下之衆而臣之

堊近而攻遠 案堊字古文籀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

冊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

御書其本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如

管子戰國策所有堊字是御書本字而未盡者爾

山權

數篇故天變堊俗本有注云古地字此妄人所加

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

又云武豹之皮此唐人寫管子避諱所改則無疑其

用天后字矣 論語泰伯篇何注音義思植鄰反古

臣字下加朱圍云本今作臣又先進篇音義思古文

臣字下加朱圍云本今作臣按陸德明在武后前似

不當用其字當亦是太和前寫本宋人刻經典釋文

不知其故遂改竄以爲古文且泰伯音義之惡字出亂邦不居何注云亂謂臣弑君之臣字晉人悉書楷隸何氏安得用古文可見爲唐人寫本也 玉海四

十三卷云開寶五年判監陳謗與姜融等四人校孝

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今孝經論語釋文多有朱園下

注今本云云者此是謗等所校謗等見唐人寫本論

語有此惡字以爲古文而增入音義正文

當時冊府元龜未脩

學者或不知武后曾造此字卽如孝經音義有連寫數句注文而

下注云自某至某今本無其謂今本是明皇所注音

義所載是鄭注此謗等增竄音義之顯證 宋姚宏

跋戰國策云如用堦惡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

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平作唐書釋音釋武后字內堦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據然堦乃古地字又堦字見亢倉子鶴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惡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邪桉桃氏以堦惡二字爲唐人相承用武后字極有見蓋武后造字當時無不遵行寫書盡易舊體故管子國策亢倉鶴冠等書雖卻書本字而未能盡改而姚氏以改用爲不可解又以屢見古書疑爲古字則思之未盡者也

夫上夾而下苴 桉夾者陝之省也苴當爲寬寬之省也蓋謂上陝下寬耳說文寬从山寬聲寬从兔足首

聲則寬亦可段首字也首古音讀如丸

問第二十四各主異位母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

按注云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據注意則普音他計反說文普从竝白聲一从曰與从竝从日之普相似而不同朱長春讀爲普遍之普非也按當以母使讒人亂普爲句而德營九軍之親爲句言母使讒人擾亂普廢其君之位而其德足以營衛九軍相親之心也詩召旻普與引均離騷普與眾均是古音普在眞均與親字相協

戒第二十六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案古讀夕如豫此言夕猶孟子言豫也

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按云下疑是行字誤分兩字

四肢宋本作枝耳目

澤其四經而誦學者 按澤與釋通詩其耕澤澤音釋
釋釋舍也四經卽上文孝弟忠信四者人之常道舍
孝弟忠信而徒事誦學適自亾其身爾注云四經詩
書禮樂非也

歸吾宋本作君其猶流水乎

握路家五十室 按握通渥言沾溉之意

君臣上第三十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 按諸生猶
言羣生書中屢見此注云生謂知學之士非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 按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百

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
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
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

君臣下飾食飲弔傷之禮而物屬宋本作厲之者也

作厲之者也

厲是厲讀爲賴

兼上下以環其私 按韓非言背私爲公自環爲私本
此

內有疑妻之妾 按疑讀儗儕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漢
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擬同儕儕也

小稱第十三十二吉事可以入察 按察當爲祭吉事爲祭凶事
爲喪相對

侈靡第
三十五鵠然若謫之靜

按汗簡鵠驩字也見尚書

承獎而民

宋本
作名勸之

必從是齧亾乎

按說文𠂇相敗也从人𦥑聲讀若雷

說文無𦥑字而多用𦥑聲𦥑卽古𦥑

字之省音近故

亦假𦥑爲𠂇管子之齧卽𦥑字猶言敗

亾也書仲虺

古文作中𦥑當亦是𦥑字之省

心術上
三十六埽除不潔

宋本
作絜

潔同上

其宮 按絜卽潔說

文無潔字作絜爲正

義者謂名

宋本
作各處其宜也

水地第
三十九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

按古齊晉二字易相誤如易晉卦孟氏作齊公羊春秋晉樂施來

奔左氏經作齊樂施則管子舊文當作齊之水枯旱而運校者見上文已見齊字知此文是晉遂定爲晉字而兩存其讀

四十時第行夏政則欲 按欲疑是歛字

禁博塞 按御覽二十四引此塞作賽

關譯蹕

宋本作記

捕姦

宋本作攝奸

遁

正世第

治莫貴於得齊

按余疋齊中也

治國第

而亂國常

宋本作必貧

春糴

宋本作糴

以束

內業第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

按竭當作窮上涸與固

均此窮與通均

是謂內德

宋本作得

校宋本是

小問第
五十一桓公曰請問

宋本作聞其說

忠也者民懷之 按說文仁字古文作𢂔此忠字當是
𢂔字管子多古字寫者不識改爲忠論語仲弓問仁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人
仁也正釋此仁字

語曰澤命不渝信也 按夏小正農及雪澤乘馬篇作
農耕及雪釋是釋澤可通用此語曰澤命不渝卽詩
鄭風之舍命不渝也儀禮大射儀未釋獲又鄉飲酒
禮主人釋服注並云古文釋爲舍毛詩亦古文或三

家今文作釋故通爲澤釋舍古音相近

今吾有欲王 按有讀爲又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按呂氏春秋重言云君咷而不吟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咷開唶閉梭莒字脣音故言莒則開而不闔說苑權謀作吁而不吟吁亦用脣論衡知實作君口垂不臉所言莒也凡出莒字必口垂不臉若齊晉字用齒魯邾字用舌惟言莒獨異注說大非

七王七臣第五十二女不繡 按繡與纖聲之轉當讀爲纖

瑤臺玉鋪不足處 按鋪與處不相蒙鋪當作館玉館猶言璇室也

苴多塍墓

按苴通菹趙岐孟子注菹澤生草者也今

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

禁歲第
五十三

萩室模造

按造卽籠也釋名廣雅並云籠造

也春官大祝六祈二曰造注云故書造作籠杜子春
讀籠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則二字音義並相通

入國第
五十四

凡國都皆有長

宋本
作掌

老

度地第
五十七

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濶石而下向高

卽留而不行或高其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
四十九者水可走也

按上領領字誤校者定爲領
字而兩存其讀言使下向高而以瓴甋引水則滿四
十九里而水仍走下矣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迂

其道以遠之禹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卽迂其道以遠之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法注說全非

終歲以母敗爲固

宋本作故

按固亦通故謂故常也

地員第
五十八

地員 按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

數故以地員名篇

中士曰五态

按上文有青态又云青怵則态卽怵史

記賈生傳言怵迫則怵有迫義故上文剽态注态密

土迫故密

猶土之次曰五弔

按淮南墜形云壯土之氣御於赤

天許慎注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土與此言弔土

是一事壯弩並弦字之訛弦讀爲墳古音同部相假
藉也廣韻二十文蕡古文作蕩蕩从弓从邑無義蓋
蕡之古文當作蕩故廣雅釋器云蕡弦也古讀弦如
墳則弦墳蕡可通用禹貢兗青徐之土並言墳以地
卑故弦弩_誤土爲下土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壞下土壤
壚蓋北近雍冀則厥土惟壞故地員壞土爲上土也
南近楊荆則下土壤壚故地員壚土爲中土壚_通彊
誤爲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爲弦弩_誤土卽禹貢豫州下
土壤壚之義

弟子職_{五十九}志無虛邪 琴工記華人穹者三之一注鄭司
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按此引弟子職文虛作

空是也幼官言處虛守靜心術言唯聖人能得虛道
則知此文必不言虛邪

三飯二斗 按斗疑升字之訛

拚前斂

宋本作板祭

按宋本斂作板誤

其儀不忒

宋本作貸

執箕膺搢

曲禮上

鄭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搢厥中

有希陸氏釋文本搢作葉按儀禮士冠禮加柶覆之
面葉注古文葉爲搢則搢是古文葉爲今字搢字說

文無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檀弓上夏后氏聖周注引弟子

職曰右手折聖音義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卽卽

燭頭爐也正義曰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壘
鄭云折壘者卽是正除之義

敬奉枕席間何所趾 按說文疋足也弟子職曰問疋
何止所菹反蓋引古文弟子職也以所爲疋是隸書段
藉足有沮音古疋足所可通用止亦通趾

形勢解六十四所謂抱蜀者祠器也 徐侍郎頤曰祠卽治字

公羊春秋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並作治兵
公羊雖以治爲祠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
陸氏音義云祠祭也是望文附會按徐說極是公羊
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故云祠器說文辭
訟也从箇箇猶理辜也箇理也重文辭籀文辭从司

按此知治與嗣義相近治可通作嗣公羊春秋及管子祠字當爲嗣形聲相近誤爲祠故鄭駁異義謂公羊祠兵爲誤字也周禮大祝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知祠亦通辭廣雅蜀式也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抱蜀卽老子之抱一抱蜀以爲治國之器老子抱一爲天下式式亦器義今傳尹知章注襲形勢解之文而刪抱字但云蜀者祠器也讀者紛然遂莫得其解近見影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蜀音猶猶字顯係獨字之誤知音釋出尹注前矣

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宋本理下動者二字宋有一衍字動者一本無下瓦則慈母笞之按不以其理動者六字涉下文

而衍宋本以前但有不以其理四字校者下一衍字謂此四字爲衍文也近本則反據下文添動者二字此近刻不及宋本也

御覽引此無動者二字同宋本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用衆

宋本作聖

人之智

立政九敗解六十五人主唯母聽寢兵

按母當作母讀爲習慣

之貫

俗作慣

下文並同有作無字勿字者並以母誤母

母又訛無勿也

明法解

六十

疏遠隔

宋本

能隔

同上

君臣之間

上則相爲候望於主

宋本作天

下則買譽於民

按作天者

是時候謂妄測天時以思徼幸也

任人而不官

宋本作言

按羣書治要作任人而不課課謂

若考功法也宋本作言是課字脫其半後人以言字
難解遂妄改爲官

乘馬數六十九田筭相圓

宋本作員

按田筭相員謂以筭通田之

數員數也今本作圓誤

事語第十七則文事

宋本作士女

不泰

齊諸侯方百里 釋言齊中也 釋地距齊州以南齊亦
訓中此齊諸侯謂中國諸侯對下文負海子爲蠻夷
之子也

海王第十七萬乘之國人數問

宋本作開

口千萬也

月人三十錢之籍 按當作月人三錢之籍十字衍

行服連注連輦名所以連輦者人挽之輶輶注居玉反者 按連與輶通用

下輦字當作輦劉續本管子輦正作輦惟注居玉反連作大字通典十卷引作輦

國蓄第十三夫民者親信宋本作信親而死利

種宋本作鍾餽糧宋本作糧食 按宋本作鍾是也糧當是糧字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 按秩次也謂穀物以次第

相勝

中歲之穀糴石十錢 按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糴石十錢言有錢十可糴穀一石下輕重丁篇云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又言齊西之粟釜百泉卽錢字則鋗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鋗二錢也請令籍人三十泉得

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校籍通藉借也蓋齊西釜百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糴齊東釜十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釜則粟收於上而糴平然後剝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謂每石取其利千泉所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粟石三十錢時蓋用大泉而未鑄輕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莢錢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

等漢書成帝紀鴻嘉三年令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
數篇言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
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
矣亦謂穀石則十錢或二十錢也

有功利不得卿宋本作鄉按宋本作鄉當讀爲饗亦通享
言有功利而已不得享受其功利也

山國軌七十四終歲績其功業若干宋本無此二字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宋本若衣

十畝宋本作鼓之壞

宮室器械宋本作室

山權數七十五藏宋本作戎參之一不足以傷民 按當依宋本作

歲歲守十分之參故云參之一也

則國

宋本作問

相被

相困

宋本作因

擣而善

山至數七十六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按還與環通自環猶自營也

熟

宋本作孰

穀之人

春秋田穀之存予

宋本作子者

無不爲穀

宋本作國

筭

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祐

按三世當爲四世十

世當爲五世古文四作三五作乂形近而誤禮天子

諸侯皆親廟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爲祧祧

主藏太祖及二祧廟若文武二世室有主而無廟故
云五世則爲祐祐藏主石函也本左傳杜注異義古春秋
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
二祧歲祫及壇壝終禘及郊宗石室本通典御覽挈虞決
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
名曰宗祐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
藏於始祖之廟本後漢祀志注並以毀廟爲祐也莊十四
年傳鄭原繁稱命我先人典司宗祐蓋主宗廟之官
云宗祐言遠者謙也昭十八年傳鄭火子產使子寬
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注大宮鄭祖廟巡行宗
廟不使火及之又云使祝史徒主祐於周廟杜注周

廟厲王廟也此所徙正以遷廟主在戶外西牖中恐火及故徙之哀十六年傳衛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大夫三廟高曾之主卽爲祏也

地數第十七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銻銀 按此十一字皆

校者語而作正文則校語入正文者多矣故管子難讀也

摶度第十八母曰用之用宋本作使不得不宋本用也

輕重甲第十八不資宋本者得振同上不資者振之

天下倪而是耳 按是與視通用

次日薄芋

宋本
作芋

輕重乙第十一然後戴宋本作載黃金而出

汶淵珠浩

宋本作沿

滿三之

輕重丁

上斬

宋本作斷

輪軸

釜百泉則鋤二十也 按此則以五鋤爲釜矣下文言

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上文

齊西釜十泉齊東釜百泉凡十倍則此三釜亦十倍

於三斗一釜得一斛亦爲一石故海王篇鹽百升而

釜與粟之量正同知一鋤得二斗則管子之量不與

春秋傳言豆區釜鍾之數同乃傳者之異不可以彼

難此也

輕重戊

造六釜

宋本作六

以迎陰陽

荀爽先生曰釜當作分古

法字校法亦通政大戴禮盛德篇有六政疑卽六金

應聲之正 按正同征

沐涂樹之枝也 按檀弓沐椁鄭注沐治也此云沐者
亦謂脩治去其枝也孟子若彼濯濯與沐同義
以其不堦宋本作堦也 按堦字字書所無作捎是也說文
捎自彌已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捎捎則捎謂芟其上
枝不能密陰不捎則不芟也

公因令

朱本作日今

齊載其金以往

宋本後載張嶼巨山讀管子云余讀管子然後知莊
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
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奇文也所以著
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

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所本
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殘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
作搏忒作貳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臣
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
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
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
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舉而爲
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忽不能究知世傳
房元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
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
甚衆其所未解尙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

刑政頗爲改正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旣又取其閒奧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按此文極有識故識之

明刻管子以劉績本爲近古有意改處皆明言之其後有趙用賢本稍遜嘉慶壬申歲客南昌就郡守張古餘丈借得影抄南宋初年本校對一過絕多勝處王石渠孫伯淵諸先生所據之宋本皆從此本校於今所行本不能無遺漏儻有力者借影抄本重雕則盛事也嘗見石渠先生校管子旣精博歲甲申至廣州頗與同歲生臨海洪君論管子而余時出異同遂

錄所見爲管子識誤冀附王洪兩家之後以質好古
君子道光五年十二月宋翔鳳書於流陽學官之舍

過庭錄卷十五

衆流之隈汧涌其西

文選

後漢班固傳載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句下無衆流之隈汧涌其西二句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阨雍州川也按顏注引韓詩芮阨之卽今毛作芮鞠詩正義引爾雅崖內爲隩外爲鞠今爾雅作外爲隈是隈鞠阨可互通衆流之隈謂芮水汧涌其西謂汧水按魏晉以前古音西字皆讀如先故與川協至廣韻乃入齊部蓋始於宋齊以後故章懷注後書疑其非韵遂刪此二

語也

惇誨故老

按惇與篤俱有厚訓西都賦之惇誨故老卽典引所謂
篤誨之士也

正雅樂

東都賦揚世廟正雅樂李善注曰東觀漢紀孝明詔曰
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
廟樂曰太子樂正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識按注引
太子又引太子並當作大子後漢明帝紀永平十三年
改大樂爲大子樂注引漢官儀云大子樂令一人秩六
百石又班固傳載東都賦正雅樂雅字作予注云正子

樂謂依讞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也接此可正選注之誤
其賦中正雅樂雅字不必改古音雅與予正同在魚類
則字可通用說文疋古文以爲詩大疋字或曰胥字續
漢書百官志注引盧植禮記注大子本作太子今校改令如古
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據此知緯文大子卽禮記大胥
古音雅讀如胥大胥小胥猶大雅小雅相如上林賦揜
羣雅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故云羣雅按此言小雅之材云云者當指人材能任
大胥小胥者也緯書皆隸書以疋是古文故以音同借
爲疋以通俗其實則與正雅爲一字也

范氏施御

東都賦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暝禽轡不詭遇李善注捨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說文曰瞑視也按善注先引孟子後釋瞑字則以孟子釋范氏遂牽連劉注并釋後詭遇如單解詭遇不得在解瞑之前也是善引孟子範我當作范氏孫奭孟子音義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按趙岐解範爲法則作范氏是劉熙本後漢班固傳注曰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

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山基也轡不
詭遇謂范氏也按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則亦以孟
子範我爲范氏而仍引趙注者蓋當時爲後漢作注往
往雜用舊注故有此參差又依今孟子本作吾爲之範
我馳驅若作范氏則有之字難通按文選及後漢書注
並無之字知今孟子涉下文而衍又按宋書樂志何承
天君馬篇云願爲范氏驅離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
騁趣危機此用劉熙本也又宋書王微傳微與江湛書
曰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此用趙岐本也

大上

隱三年穀梁傳云大上故不名也范甯注居人之大在

民之上故無所名按此稱天子爲大上大當讀如字漢書淮南厲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注如滔曰大上天子也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大上聖明股肱竭力班孟堅碑雍詩於赫大上示我漢行顏延年曲水詩大上正位天臨海鏡凡言大上並同此義俗刻漢書文選並加點作太上者誤惟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注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此太上之太音泰李善於彼三篇之注並用漢書如滔注知音義並異也曲禮大上貴德注大上帝皇之世音義大音
泰注同後漢書崔駰達旨於時大上運天
德以君世案大上亦謂天子指明帝也注引傳曰太上立德亦誤

璿弁玉纓

西京賦璿弁玉纓按說文璿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璿弁玉纓許氏所見左傳本與此賦合五臣本文選璿作瓊據今左傳改爾說文瓊赤玉也重文璿瓊或从可通旋省大徐曰今與璿同則璿瓊

用

清酤斂

西京賦清酤斂注廣雅曰斂日多也音支按襄廿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曰多見其疏舛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按此知唐初人見賦本作多李善不知古讀

而欲求合韻遂改敍从支非也

守位以人

東京賦守位以仁注綜作人按繫辭何以守位曰仁音義作曰人云王蕭卜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據此則漢易皆作人也李氏易傳宋衷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人賢兼濟天下說與薛綜注東京賦合況繫辭下文何以聚人曰財正承上文人字李善誤

國叟

東京賦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按蔡邕月令問荅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

叟今皆以爲更矣據此言國叟亦當讀更爲叟中郎所正蓋本平子

車中內顧

東京賦車中不內顧按莊續塞耳以下六句皆四字車中不內顧不字衍文此據魯論語也論語音義車中不內顧魯論作車中內顧今從古此注引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字亦衍

勺藥

南都賦歸雁鳴鶴黃稻鱸魚以爲芍藥按李善注本芍下音張略反則讀同灼藥音略則讀同爍此芍藥與作華之芍藥音義並不同芍字當作勺子虛賦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李善注服虔曰具美也或以勻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鵠香稻鮮魚以爲勻藥酸恬滋味勻字情字依漢書注改百種千名之說

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或者因說今之養

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勻藥爲調和之

意枚乘七發曰勻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革

昭曰勻下削切藥旅削切按此音與南都賦同李善正

用文穎晉灼之說以勻藥爲調和之具勻藥謂湯沸張

平子思元賦云心勻灑其若湯舊注勻灑熟貌按勻灑

後漢書張衡傳作灼藥則字亦可作勻藥也勻灑雙聲

言湯熟鼎沸其聲勻灑作湯者必俟其熱而後入五味

以和之故曰勾藥之和醬亦調和之物故曰勾藥之醬
至南都賦明云酸恬滋味百種千名論衡讖告篇曰醕酒於瞿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勾藥失其和也抱朴子論仙篇云煎熬勾藥旨嘉饜飮亦以勾藥爲五味之和也此勾藥爲五味調和之切證乃兩漢之達詁也

甘泉賦注引新論

甘泉賦李善注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又文賦注引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

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羸文類聚五十六引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

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

御覽五百八十七

引有以手收之句

及覺大小氣病一歲御覽亦引此大

略相同可以校甘泉賦注之脫誤矣

御覽三百九十九

引新論作病一歲

卒與甘泉賦注同誤吳曾能改齊漫錄引甘泉賦注所引而辨之則宋代文選本皆如此矣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漢書楊雄傳注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服虔曰儲胥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

爲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按六韜軍用篇三軍拒
守木煌蠅劒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
地以步兵敗車騎扶胥當卽儲胥蓋平地以木柵爲險
阻宋史劉錡傳兀朮兵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
卽用拒馬人進一步拒馬亦進卽儲胥之法蓋用六韜
也

劉公幹

鍾嶸詩品云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又云曹劉劉文章之聖
陸謝爲體貳之才其於五言最推曹劉子建公幹並居
上品而魏文居中品武帝居下品蓋賦詩當以立意爲

主所謂骨幹也詞采猶肌膚聲律猶笑貌子建三良詩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此謂人生不可覬覦非分功名自有天定惟當以忠義自勵至其他作大約感朝露之易晞傷榮曜之難久無繫戀富貴之意有齊一大化之情至於發憤所作直追湘槩賦物之詞亦深託興魏武於建安十五年令以桓文自比中言子植兄弟則以植意與己同也其後勢不容已而植必尙執前意故其寵寢衰至建安二十二年始以不爲太子爾至於公幹所傳甚少卽其贈五官中郎將第二章云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蓋操諸子惟不有代漢之意而又居長適故公幹以北面諷之當以此觸魏武之忌故借甄氏

事收之終念其文士無能爲非如荀彧之有深謀極慮
楊脩之有雅望世績故赦之爾近人譏其第一章昔我
從元后句謂曹操爲元后爲非蓋魏國自置官屬槩被
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有君臣之分故有元后之稱亦是
當時之制不可以後世之見橫致譏評也案元后字見
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
與守邦此以元后比晉惠公且以對襄王則無嫌於槩
之稱操也若晚出禹謨有汝終陟元后之語又槩所未
見矣

魏志武帝紀云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
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二十一年五月天子

進公爵爲魏王二十二年十月以五官中郎將不爲魏太子按此知公幹作詩在建安十六年之後魏志王粲傳言楨以建安二十二年卒故文帝與吳質書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之語則未見魏之代漢也

魏志王昶傳昶戒子書中言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

尺書

應璩百一詩文章不經國箇箇無尺書注引漢書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核尺書事詳見王充論衡謝短篇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

非儒者之貴也又正說篇曰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記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按此知尺書爲小事璩詩意謂旣無經國之文章並無小道之尺籍不當以奉使事釋之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典引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注言誰能竟此道唯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按四子講德論皇唐之世何以加茲皇謂三皇唐謂帝堯不以皇爲漢又按崔駰達旨模以皇質雕以唐文皇亦謂三皇典引以皇唐相對皇亦當

爲三皇唐哉皇哉謂唐堯與三皇之世庶可以比漢業
乃與篇首皇初相應且稱漢而云皇亦不辭章懷後漢
書注及善此注亦非

四上

顏延年曲水詩序三奏四上之調按以四上與三奏並
稱則上如歌者在上之上四卽大招所謂代奏鄭衛也
材能不及中庸

過秦論材能不及中庸注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
等庸人也按秦始皇本紀及新書卷一中庸並作中人
若中庸乃至德之稱後漢稱胡廣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亦是稱美非微詞也

三月三日

後漢書袁紹傳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章懷注
曰歷法三月建辰巳爲

本作卯字誤

退除可以埽除災也韓

詩曰漆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欲與所說

者俱往也按建辰則巳爲除日以取祓除風俗通云言

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釀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

已去祈分祉也按古巳已同字同音故許叔重亦解巳

爲陽氣已出與應仲遠同又初學記引蔡邕禊文曰洋

洋暮春厥月除巳又引徐幹齋都賦青陽季月上除之

辰並以巳爲除又後漢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

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按說文無禊潔當用絜字古絜禊同音段籍劉昭

注曰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

病禊者絜也

今風俗通絜作潔

春者蠢也蠢搖動也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

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水上祓除之類

祓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尚書以殷仲

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

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

宋書禮志引作月令章句

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

祀也一說後漢郭虞

東晉傳作徐肇

三月上巳產二女

宋書禮志作三

月上辰產二女

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

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上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宋書禮志云或用秋漢書入月祓於霸上猶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雒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按劉氏此語有誤漢以前但有上巳而無三日之事不得言自魏不復用三日宋書禮志則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已也斯言乃得其實故晉宋

頻有三月三日曲水之宴爾又晉書東晉傳武帝嘗問
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
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晉進曰
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
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
見金人奉水心之劔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二漢
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今核兩人之言摯虞尙因循舊
說晉言兩事疑皆泥造否則韓詩風俗通月令章句皆
不引及卽晉傳所言汲郡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俱不足
信是在好學深思辯厥眞僞矣

已爲十二辰則上旬不必有巳故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已至周密癸辛雜識欲改巳爲戊己之己旣不合建除之法又非邪疾已去之義其爲謬論無疑矣

文筆

世說文學篇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正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又自新篇云戴淵投劙歸機作筆薦焉此章表無韻謂之筆也文學篇又云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渟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此

以有韻者爲文也按論衡超奇篇曰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又曰文軌不遵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佚文篇曰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蓺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又曰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此漢人文筆通稱也魏文帝典論論文曰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陸機文賦亦以詩賦誄銘箴頌論說並稱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

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之文也

見御覽五百八十五

此魏晉間有韻無韻並謂之文也按文筆之分在晉以後世說潘岳陸機之事蓋由後記之故文心雕龍總術篇曰令之常言元刻雕龍作令俗刻改爲今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按此可證文筆之分在東晉之後所謂令之常言者蓋謂當時功令有此別目也然雕龍已暢辨其非總術篇又云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

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
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惟
梁元帝乃大分文筆之號故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
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授通聖
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
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
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
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
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
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
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

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
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
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
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
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
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
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
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
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
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核此知雕龍所謂令
者或是元帝之令然元帝已言古之文筆與今之文筆

其源異者亦明言文筆之分非自古矣則文與筆分近
在六代然當時學者已相辨論不可復揚其波也

御覽入百五十五引禡衡別傳曰劉表常作上事極以爲快衡見之便滅敗投地曰作此筆者爲食飯否按此傳當是齊梁間人作故

有此名

烏集

漢書鄒陽傳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文選注引
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邇卒遇其成王功如烏鵲之梟
集也按烏集當是書篇名出太公陰符戰國秦策得太
公陰符史記蘇秦傳作周書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又
曰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蓋秦策本作燕集燕烏古人音
同假借校國策者因注烏字於下又於烏集不得其解

又注闕字於下謂其義闕也久之惑亂高誘遂以闕爲
塞名甚謬如董安于國策作董遏安于安遏字通轉蓋
國策本作董遏于校者注安字于遏下說文彞字下云
周書曰疑沮事闕亦以寫說文者不得其解而添注一
闕字此類甚多

過庭錄卷十六

木蘭詩

木蘭詩隋大業間事也可汗者突厥啟民可汗也天子煬帝也黃河蓋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卽無定河入黃河之處黑山蓋卽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黑澗當以黑山名之接奢延水在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境在漢爲奢延縣也又今榆林府榆林縣治西十里有黑山黑水出其下卽詩之黑山也集韻類篇並出黑字云水名出黑山西黑卽黑以水名故或加水旁爲俗字也隋書突厥列傳拜染干爲啟民可汗上於朔州大利城以居之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

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啟民畜牧之地按朔州爲今山西朔平府府北邊牆拒歸化城二百餘里隋大利故城在歸化城西界後令入塞尙在河之東境後又避侵掠則始遷於河南今榆林以西邊牆內外當時並是啟民畜牧之地則其部落必散居其間以三面拒河足以爲固俾免侵掠之患隋勝州在今邊牆外歸化城西夏州故城在今邊牆內懷遠縣西則榆林正在夏勝二州之間矣木蘭當是啟民部落故其父名在軍帖其家當在黃河之東故一宿在河邊再宿在黑山隋書突厥傳記突厥一國分

爲二可汗一爲啟民可汗一爲處羅可汗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故有同行十二年之語又按突厥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又云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蓋木蘭在部落酋長之內故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明堂者借古巡守有明堂朝諸侯之事也可汗問所欲二句當依一本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尙書郎蓋不願官於天子之朝願還其部落也突厥傳又言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按所居卽指大利城蓋雖令入塞而尙往來其間雲內

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則大利城
在西北不得言東北傳當言帝在榆林將親巡雲內先
泝金河而東北特稍省其文耳金河卽指黃河若雲內
則去河尙遠或以蠕蠕始有可汗之稱遂以元魏世祖
神䴥二年北伐蠕蠕之事當之證以魏書世祖紀有車
駕東轍至黑山蠕蠕傳有車駕出東道向黑山之語說
頗有理然當時絕無蠕蠕部落見天子之事又彼所謂
黑山疑當在塞外沙漠非榆林之黑山也又沈氏夢溪
筆談云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
南謂之慶州余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
紫黑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又云黑水之西有連山

謂之夜來山極高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山西別
是一族尤爲勁悍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湖南與
達靼接境按此黑山亦在塞外漠北所謂慶州別是一
地名非隋唐宋之慶州在今甘肅慶陽府境者慶陽不
能南與達靼接境也

詩人玉屑卷十一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
唧何切切又作嚦嚦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
唧唧當從樂府也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駝
千里足西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攷妄爲
之辨又云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
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作也又云木蘭歌最古然朔

氣傳金林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白非漢人也

劒器

杜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王漁洋據陳陽樂書以劒器渾脫爲舞曲解之名然此但以正序中劒器渾脫四字之句讀則可竟以劒器爲舞曲而非舞劒則不可考鄭嶧津陽門詩都盧尋橦誠醉齋公孫劒伎方神奇自注有公孫大娘舞劒當時號爲雄妙又蘇涣懷素上人草書歌西河舞劒氣凌雲此並是唐人去杜甚近並以爲舞劒也文獻通考一百四十五卷云健舞曲有大杆阿連柘枝劒氣同器胡旋胡勝又一百四十六卷云小兒隊二曰劒器隊衣五色繡羅襦裹交腳襆頭紅羅

繡抹額器仗按器仗謂劒劒器用劒猶拋毬樂之用
毬採蓮隊之執蓮花也並見通考又樂府凡鞞鐸巾拂之舞
所持卽是鞞鐸巾拂則無疑乎劒器之用劒矣舊唐書
音樂志云梁有跳劒伎吞劒伎今並存此亦謂舞樂鄭
嶠劒伎之字所出也

飛花

杜曲江詩一片花飛減卻春此花謂柳花故能風飄萬
點第三句且看欲盡花經眼乃指桃李百花且如此解
方不嫌重複太白詩不作飛空之落花又云十見花城
雪並謂柳花也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
斜此飛花更明言柳花凡解杜詩如虞伯生諸人及作

試帖者無不誤作桃李百花也

二喬

杜牧之銅雀春深鎖二喬。喬字誤當作橋。廣韻喬虜姓。前代錄云匈奴貴姓喬氏。代爲輔相。又橋姓出梁國後漢有太尉橋元則。喬別是一姓。不得通橋。姜百石詞且
橋字卻不誤吳志周瑜傳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裴注引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按此事在建安三年橋公卽是橋元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官三公者乃得稱公異西京之制故

鄭元傳孔融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中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按融所數皆西京人若東漢必三事大夫始稱公史文可校故魏志武帝紀建安七年至汲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注載其祀文稱故太尉橋公與江表傳之稱橋公正以太尉在三公之列也否則同時更無他橋爲三公者漢末避亂者多至江表故橋公雖梁國睢陽人而二女得至皖又後漢橋元傳言元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則身後二女流離亦應有之事

吾友陸
祁生疑

橋公非橋元故詳論之

按魏志武帝紀敍帝微時事皆稱太祖蓋不可稱名故以後之廟號追敍前事後爲三公則文皆稱公進爲王則稱王此亦三公始稱公之證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間中述太尉山陰鄭公太尉上虞朱公而餘皆稱名亦一證

錦瑟

錦瑟一篇蓋義山五十後自序之作也五十弦瑟最悲而已之身世已似之矣首二句點明年紀莊生句是悼王氏婦卽轉韻詩憐我秋齋夢蝴蝶以莊子有鼓盆之事故以自比悼傷後乃應柳仲郢東蜀之辟正義山五

十歲後事故有悼傷後赴東蜀遇雪詩又赴職梓潼留
別畏之詩有枯葉翻時獨悼亡之句望帝云云正指東
蜀也滄海句追記隨鄭亞在嶺表也藍田句追敍在河
陽以前婦子之樂也通首皆追憶故先近事以及遠事
卽末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也義山晚
節編定生平之詩而以此篇冠首說者層層傳會愈理
愈亂記從前有一家以爲自敍故爲順其意如此

宋廣平梅花賦宋元間人僞託

宋李忠定綱梅花賦序曰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爲人疑
其鐵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徐庾體然
廣平之賦今闕不傳予謂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標

格清高殆非餘花所及辭語形容尤難爲工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按此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如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俛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慎子正容物悟又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蟻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皆李賦中句是通篇亦多襲李意知僞作自有藍本又校顏魯公宋文貞公神道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淡賞嘆之曰眞王佐才也據此則

宋公十七歲登第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

五舊唐書本傳亦言弱冠舉進士其薨年亦與碑同

以此知十七歲爲高宗調

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

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尙未登第已是繆

說碑言作梅花賦爲味道幕僚時亦不得有隨從父東

川之說也

王志堅謂今梅花賦爲明人擬作刻文致中

然元劉璗隱居通議載廣平梅花賦二篇其一卽今所

傳之賦也又一篇絕異又用唐末宋初事通議亦斷爲

他人所作則此二篇皆宋元間人依託南渡後典籍散

佚附會遂多耳

近人妄改元白詩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
公此謂姚宋作相能薦賢用人也下句接云開元之末
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言任女謁由宰相不得其人
則廟謨顛倒由相公與由妃子相應今人選唐詩改相
公爲至公非也樂天長恨歌節節蟬聯琵琶引處處截
斷中云水泉冷灔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曹歇別有幽愁
闌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此作一斷下接云銀瓶乍破
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於無聲之後忽然有聲則乍
破突出始字字有力今有改作此時無聲復有聲則語
意庸近而云校自宋本今傳宋本長慶集不如此

裴晉公論昌黎文

唐文粹八十四卷載裴度寄李翹書曰前者唐生至自
滑猥辱致書禮兼獲所覲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
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
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
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
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
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
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挹亦欲
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擴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
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概以相參會耳
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

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苟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謫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

繁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親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儼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畧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何必遠闢經

術然後騁材力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沴

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于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熒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勖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築塞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聞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桉裴之論文可云備矣其於昌黎之文獨致貶辭則以摹古太甚矯時過當如樊紹述之險怪無理昌黎稱爲文從字順各適職亦有心違俗之言永叔亦有此論蓋自李唐卜年三百字縣統一政令分明時非短促之祚人有寬綽之心一代之製文全而體備氣協而聲和雖有正變之極皆具跨躋之美彼其條流可

得而尋也唐之初葉王楊盧駱四傑競興然猶循徐庾之遺則振陳隋之逸響華美則有餘典重則不足張說蘇頌操筆朝廷制作宏鉅可以消蕩淫靡黼黻隆平唐之文章斯爲極盛如楊炎獨孤及權德輿常袞之儔皆足方軌齊足同馳康莊至於蕭穎士李華亦有奇思而時多變聲獨後有陸贊以清切對偶之文陳斟酌至當之理其氣極清而不嫌於薄其詞甚備而不見其繁洞中人情悉合經義此翰苑一集爲不刊之書也至於柳州之文則蕭李之徒也若李翲孫樵力追韓氏規矩猶在尺度逾窘蓋以之陳廊廟不足以鋪鴻藻信景鑠也可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婦孺色動悍夫垂涕也徒有偃蹇

之形自示崖異耳烏足重哉

阿

古人阿字多讀平聲故廣韻但載於七歌解爲曲也近也倚也老子道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言發語聲而阿與何韵漢書游俠傳寡婦左阿君顏注不作音則皆平聲廣韻何字下又云虜三字姓引後魏書阿伏于氏阿鹿桓氏阿史那氏阿史德氏凡加阿字皆發語聲六朝有阿耶阿嫗之稱皆由小兒之學語先作唯阿內則能言男唯女其呼小兒亦加阿字如阿侯之類後復加之輕賤者如呂蒙之爲阿蒙雲昭訓之爲阿雲大抵皆作平聲至唐人作近體如白香山盡日無人屬阿誰君家

阿那邊始作側聲讀字讀平亦不見韵書近來北方多讀去聲如歌韵之阿變爲麻韵古麻韵半入虞韻梵音始有今麻韵之音而作去聲南方多讀入聲如壓六有如亞音者至元人作韵會小補阿始音屋而收入聲今人郤無此音也

孤令

黃山谷品令茶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見漁隱叢話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另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二云所謂湊額羅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供給吏祿之類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卽今俗語之另項也

開
柢

淮南原道篇廓四方柢八極高誘注廓張也柢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柢讀重門擊柢之柢也今作開拓拓是摭字之異文